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七十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二回　王熙鳳恃强羞說病　來旺婦　　勢霸成親

下一回▶

且說鴛鴦出了角門，臉上猶熱，心內笑突的亂跳，真是意外之事，因想這事非常，若說出來，姦盜相連，關係人命，還保不住帶累傍人。橫　　與自己無干，且藏在心內，不說與人知道。回房復了賈母的命，大家安息不提。

且說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，起初時小兒戲言，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。近年大了，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，常時司棋回家時，二人眉來眼去，舊情不斷，只不能入手。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，二人便設法，彼此裡外買嘱園內老婆子們，留門看道，今日趣亂，方從外進来，初次入港，雖未成雙，　　也海誓山盟，私傳表記，已有無限風情。忽被鴛鴦驚散，那小廝早穿花度柳，從角門出去了。司棋一夜不曾　　着，又後悔不來。至次日見了鴛鴦，自是臉上一紅一白，百般過不去，心內懷着鬼胎，茶飯無心，起坐恍惚。挨了兩日，竟不聽見有動靜，方略放下了心。這日晚間，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道：「你兄弟竟逃走了，三四天没上家，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。」司棋聽了，又急又氣又傷心，因想道：「總然鬧出來，也該　　在一處。真真男人没情意，先就走了。」因此，又添了一層氣，次日便覺心內不快，支持不住，一頭睡倒，懨懨的成了病了。

鴛鴦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廝，園內司棋病重，要徃外挪，心下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，「生怕我說出来。」因此，自己反過意不去，指着來望候司棋，支出人去，反自己賭咒

發誓，與司棋說：「我若告訴一個人，立刻現死現報！你只管放心養病，別白遭塌了小命兒。」司棋一把拉住，哭道：「我的姐姐，偺們從小兒耳鬓廝磨，你不曾拿我當外人待，我我也不敢怠慢了你。如今我雖一着走錯，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，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。從此後，我活一日，是你給我一日。我的病要好了，把你立個長生牌位，我天天燒香磕頭，保佑你一輩子福壽雙全的。我若死了時，變驢變狗報答你。倘或偺們散了，已後遇見，我自有報答的去處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哭。這一夕話，反把鴛鴦說的心酸，也哭起來了。因點頭道：「你也是自家要作死喲！我作什麼管你這些事壞你的名兒，我白去獻勤兒？况且這事我也不便開口向人說，你只放心。從此養好了，可要安分守己的，再別胡行亂鬧了。」司棋在枕上點首不絶。

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，方出來。因知賈璉不在家中，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些，不似徃日一樣，便順路來問候。剛進入鳳姐院中，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，便站立待他進去。鴛鴦來至堂屋，只見平兒從裡頭出來，見了他來，便忙上來悄聲笑道：「纔吃了一口飯，歇了午覺了。你且這屋裡畧坐坐。」鴛鴦聽了，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裡來。小丫頭倒了茶來。鴛鴦悄問道：「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了？我近来看着他懶懶的。」平兒見問，因房内無人，便嘆道：「他這懶懶的，也不止今日了，這有一月之先，便是這樣的。這幾日忙亂了幾天，又受了些閑氣，從新又勾起來。這兩日比先又添了些病，所以支不住，便露出馬脚來了。」鴛鴦道：「既這樣，怎麼不早請大夫治？」平兒嘆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還不知道他那脾氣的，別說請大夫來吃藥。我看不過，白問一聲身上　　怎麼樣，他就動了氣，反說我咒他病了。饒這樣，天天還是察三訪四。自己再不看破些且養身子。」鴛鴦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到底該請大夫来瞧瞧是什麼病，也都好放心。」平兒嘆道：「說起病來，據我看，也不是什麼小症候。」鴛鴦忙道：「是什麼病呢？」平兒見問，又徃前凑了一凑，向耳邊說道：「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，這一個月，竟　　淅淅的没有止住。這可是大病不是？」鴛鴦　　了忙答應道：「噯喲！依這麼說，可不成了『血山崩』了嗎？」平兒忙啐了一口，又悄笑道：「你女孩兒家，這是怎麼說，你倒會咒人的！」鴛鴦見說，不禁紅了臉，又悄笑道：「究竟我也不知什麼是崩不崩的。你倒忘了不成，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。我也不知是什麼病，因無心中　　見媽和親家媽說，我還納悶，後來　　見原故，纔明白了一二分。」

二人正說着，只見小丫頭向平兒道：「方纔朱大娘又來了。我們回了他，奶奶纔歇午覺，他徃太太上頭去了。」平兒　　了點頭。鴛鴦問：「那一個朱大娘？」平兒道：「就是官媒婆朱嫂子。因有個什麼孫大人来和偺們求親，所以他這兩日天天弄個帖子来，鬧得人怪煩的。」一語未了，小丫頭跑來說：「二爺進來了。」說話之間，賈璉已走至堂屋門

口，平兒忙　　出来。賈璉見平兒在東屋裡，便也過這間房内來，走至門前，忽見鴛鴦坐在炕上，便煞住脚，笑道：「鴛鴦姐姐，今兒貴脚幸踏賤地。」鴛鴦只坐着，笑道：「來請爺奶奶的安，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，睡覺的睡覺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姐姐一年到頭辛苦伏侍老太太，我還没看你去，那裡還敢勞動来看我們。」又說：「巧得狠。我纔要找姐姐去，因爲穿着這袍子熱，先来換了夾袍子，再過去找姐姐去，不想老天爺可怜，省我走這一　　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在椅子上坐下。

鴛鴦因問：「又有什麽說的？」賈璉未語先笑，道：「因有一件事竟忘了，只怕姐姐還記得：上年老太太生日，曾有一個外路和尚來孝敬一個蠟油凍的佛手，因老太太愛，就卽刻拏過來擺着了。因前日老太太生日，我有古董賬，還有一筆在這賬上，　　不知此時這件着落在何處。古董房裡的人也囲過了我兩次，等我問准了，好註上一筆。所以我問姐姐，如今還是老太太擺着呢，還是交到誰手裡去了呢？」鴛鴦聽說，便說道：「老太太擺了幾日，厭煩了，就給你們奶奶了。你這會子又問我來了！我連日子還記得，　　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来。你忘了，或是問你們奶奶和平兒。」平兒正拿衣服，　　見如此說，忙出来囘說：「交過来了，現在樓上放着呢。奶奶已經打發人去說過，他們發昏没記上，又來叨登這些没要　　的事。」賈璉聽說，笑道：「既然給了你奶奶，我怎麽不知道，你們就昧下了。」平兒道：「奶奶告訴二爺，二爺還要送人，奶奶不肯，好容易留下的。這會子自己忘了，倒說我們昧下。那是什麽好東西！比那强十倍的，也没昧下一遭兒，這會子就愛上那不值錢的咧！」

賈璉垂頭含笑，想了想，拍手道：「我如今竟糊　　了！丢三忘四，惹人抱怨，竟大不像先了。」鴛鴦笑道：「也怨不得。事情又多，口舌又雜，你再喝上兩鍾酒，那裡記得許多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起身要走。賈璉忙也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好姐姐，畧坐一坐兒，兄弟還有一事相求。」說着，便罵小丫頭：「怎麽不沏好茶來！快拿干淨盖碗，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沏一碗來。」說着，向鴛鴦道：「這兩日，因老太太千秋，所有的幾千兩都使了。幾處房租、地租，統在九月纔得，這會子竟接不上。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裡的禮，又要預備娘娘的重陽節，還有幾家紅白大禮，至少還得三二千兩銀子用，一時難去支借。俗語說的好：『求人不如求己。』說不得，姐姐擔個不是，暫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銀家伙，偷着運出一箱子來，暫押千數兩銀子，支騰過去。不上半月的光景，銀子來了，我就贖了交　　，斷不能叫姐姐落不是。」鴛鴦聽了，笑道：「你倒會變法兒！虧你怎麽想了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不是我撒謊，若論除了姐姐，也　　有人手裡管得起千數兩銀子，只是他們爲人，都不如你明白有膽量。我和他們一說，反嚇住了他們。所以我『寧撞金鐘一下，不打鐃鈸三千』。」一語未了，賈母那邊小丫頭子忙忙走來找鴛鴦，說：「老

太太找姐姐。這半日，我那裡没找到！　　在這裡。」鴛鴦　　說，忙的且去見賈母。

賈璉見他去了，只得回来瞧鳳姐。誰知鳳姐已醒了，　　他和鴛鴦借當，自己不便答話，只躺在榻上。聽見鴛鴦去了，賈璉進來，鳳姐因問道：「他可應准了？」「須得你再去和他說一說，就十分成了。」程甲本此句與下句顛倒，此句應緊接「　　有幾分成了」。賈璉笑道：「雖未應準，　　有幾分成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不　　這些事。倘或說准了，這會子說着好　　，到了有錢的時節，你就丢在　　子後頭了，誰和你打飢荒去？倘或老太太知道了，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丢了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好人，你若說定了，我謝你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說謝我什麽？」賈璉笑道：「你說要什麽就有什麽。」

平兒一傍笑道：「奶奶倒不要别的。剛纔正說要做一件什麽事，恰少一二百銀子使，不如借了來，奶奶拿這麽一二百銀子，豈不兩全其美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幸虧提起我來。就是這樣也罷了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你們太也狠了！你們這會子别說一千兩的當頭，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，只怕也難不倒。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，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，還要個利錢，真真了不得。」鳳姐　　了，翻身起来說道：「我三千五千，不是賺得你的。如今裡裡外外上上下下，背着嚼說我的不少了，就短了你來說了，可知『没家親引不出外鬼來』。我們看着你家什麽石崇、鄧通，把我王家的縫子掃一掃，就彀你們一輩子過的了。說出来的話也不害臊！現有對証：把太太和我的嫁粧細看看，比一比，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。」賈璉笑道：「說句頑話就急了。這有什麽這樣的，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麽，多的没有，這還能彀。先拿進來，你使了再說去，如何？」鳳姐道：「我又不等着啣口墊背，忙什麽呢。」賈璉道：「何苦來，不犯着這樣肝火盛。」鳳姐聽了，又笑起來，「不是我着急，你說的話戳人的心。我因爲想着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，我們好了一塲，雖不能别的，到底給他上個坟，燒張紙，也是姊妹一塲。他雖没個男女留下，也别要『前人灑土，迷了後人的眼』纔是。」賈璉半晌方道：「難爲你想得週全。」鳳姐一語倒把賈璉說没了話，低頭打筭，說：「既是後日纔用，若明日得了這個，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。鳳姐便問：「可成了没有？」旺兒媳婦道：「竟不中用。我說須得奶奶作主就成了。」賈璉便問：「又是什麽事？」鳳姐兒見問，便說道：「不是什麽大事。旺兒有個小子，今年十七歲了，還没娶媳婦兒，因要求太太房裡的彩霞，不知太太心裡怎麽樣。前日太太見彩霞大了，二則又多病多災的，因此開恩，打發他出去了，給他老子隨便自己擇女婿去罷。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。我想他兩家也就筭門當戶對了，一說去，自然成的。誰知他這會子來了，說不中用。」賈璉道：「這是什麽

大事，比彩霞好的多着呢。」旺兒家的便笑道：「爺雖如此說，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，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。好容易相看准一個媳婦兒，我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，替作成了，奶奶又說他必是肯的。我就煩了人過去試一試，誰知白討了個没趣兒。若論那孩子倒好，據我素日合意兒試他，心裡没有什麽說的，只是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，太心高了些。」

一語戳動了鳳姐和賈璉，鳳姐因見賈璉在此，且不做一聲，只看賈璉的光景。賈璉心中有事，那裡把這點事放在心裡？待要不管，只是看着鳳姐兒的陪房，且素日出過力的，臉上實在過不去，因說：「什麽大事？只　　咕咕唧唧的。你放心且去，我明日作媒，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，一面說，一面帶着定禮去，就說是我的主意。他十分不依，叫他来見我。」旺兒家的看着鳳姐，鳳姐便努嘴兒。旺兒家的會意，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。賈璉忙道：「你只　　給你姑娘磕頭。我雖如此說了這樣行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發人叫他女人上來，和他好說更好些。不然太覇道了，日後你們兩親家也難走動。」鳳姐忙道：「連你還這樣開恩操心呢，我反倒袖手傍觀不成。旺兒家的，你聽見了，這事說了，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，說給你男人，外頭所有的賬目，一槩赶今年年底收了進來，少一個錢也不依。我的名聲不好，再放一年，都要生吃了我呢。」

旺兒媳婦笑道：「奶奶也太膽小了。誰敢議論奶奶，若收了時，我也是一塲痴心白使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我真個還等錢做什麽，不過爲的是日用，出得多，進的少。這屋裡有的没的，我和你姑爺一月的月錢，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，通共一二十兩銀子，還不彀三五天使用的呢。若不是我千凑萬挪的，早不知過到什麽破窑裡去了。如今倒落了一個放賬的名兒。既這樣，我就收了回来。我比誰不會花錢？偺們已後就坐着花，到多早晚，就是多早晚。這不是樣兒：前兒老太太生日，太太急了兩個月，想不出法兒來，還是我提了一句，後樓上現有些没要　　的大銅錫家伙四五箱子，拿出去弄了三百銀子，纔把太太遮羞禮兒搪過去了。我是你們知道的，那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，没有半個月，大事小事没十件，白填在裡頭。今兒外頭也短住了，不知是誰的主意，搜尋上老太太了。明兒再過一年，便搜尋到頭面衣服，可就好了！」旺兒媳婦笑道：「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彀過一輩子的？只是不肯罷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不是我說没能耐的話，要像這樣，我竟不能了。昨兒晚上，忽然做了一個夢，說來可笑，夢見一個人，雖然面善，却又不知名姓，找我說，娘娘打發他來，要一百疋錦。我問他是那一位娘娘，他說的又不是偺們的娘娘。我就不肯給他，他就來奪。正奪着，就醒了。」旺兒家的笑道：「這是奶奶日間操心，常應候宮裡的事。」

一語未了，人回：「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内監來說話。」賈璉聽了，忙皺眉道：「又是

什麽話？一年他們也搬彀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你藏起來，等我見他，若是小事罷了。若是大事，我自有回話。」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。這裡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，讓他椅上坐了吃茶，因問何事。那小太監便說：「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，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，打發我来問舅奶奶家裡，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，這一兩日就送來。」鳳姐兒了，笑道：「什麽是送来？有的是銀子，只　　先兌了去。改日等我們短了，再借去也是一樣。」小太監道：「夏爺爺還說，上兩囘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没送來，等今年年底下，自然一齊都送了過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夏爺爺好小氣。這也值得放在心裡？我說一句話，不怕他多心，若都這樣記清了還我們，不知要還多少了。只怕我們没有，若有，只　　拿去。」因叫旺兒媳婦來，「出去不　　那裡先支二百銀來。」旺兒媳婦會意，因笑道：「我纔因別處支不動，纔來和奶奶支的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們只會裡頭来要錢。叫你們外頭弄去，就不能了。」說着，叫平兒：「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，暫且押四百兩銀子。」

平兒答應了去，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，裡面兩個錦袱包着，打開時，一個金纍絲攢珠的，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。一個黠翠嵌寶石的，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。一時拿去，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来。鳳姐命與小太監打叠一半，那一半與了旺兒媳婦，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的節。那小太監便告辞了，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，送出大門去了。這裡賈璉出來，笑道：「這一起外祟，何日是了！」鳳姐笑道：「剛說着，就來了一股子。」賈璉道：「昨兒周太監來，張口一千兩，我略慢應了些，他不自在。將來得罪人之處不少。這會子再發個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平兒伏侍鳳姐另洗了臉，更衣徃賈母處伺侯晚飯。

這裡賈璉出來，剛至外書房，忽見林之孝走來。賈璉因問何事。林之孝說道：「方纔打聽得雨村降了，　　不知因何事。只怕未必眞。」賈璉道：「眞不真，他那官兒未必保的長。只怕將来有事，偺們寧可踈遠着他好。」林之孝道：「何常不是，只是一時難以踈遠。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，老爺又喜歡他，時常來往，那個不知？」賈璉道：「横不和他謀事，也不相干。你去再打聽眞了，是爲什麽。」林之孝答應了，　　不動身，坐在椅子上再說閒話，因又說起家道艱難，便趁勢說：「人口太衆了。不如揀個空日，回明老太太老爺，把這些出過力的老家人，用不着的，開恩放幾家出去。一則他們各有營運，二則家裡一年也省口糧月錢。再者，裡頭的姑娘也太多。俗語說，『一時比不得一時』，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，少不得大家委屈些，該使八個的使六個，使四個的使兩個。若各房　　起来，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。况且裡頭的女孩子們一半都大了，也該配人的配人，成了房，豈不又滋生出人来。」賈璉道：「我也這樣想，只是老爺纔

囲家来，多少大事未囲，那裡議到這個上頭。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来求親，太太還說老爺纔来家，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，忽然提起這事，恐老爺又傷心，所以且不叫提起。」林之孝道：「這也是正理，太太想得週到。」

賈璉道：「正是，提起這話，我想起一件事來：我們旺兒的小子，要說太太房裡的彩霞，他昨兒求我，我想，什麼大事，不　　誰去說一聲去，就說我的話。」林之孝答應了，半晌，笑道：「依我說，二爺竟別　　這件事。旺兒的那小子雖然年輕，在外吃酒賭錢，無所不至。雖說都是奴才，到底是一輩子的事。彩霞這孩子，這幾年我雖没見，　　見說越發出跳得好了，何苦来白遭塌他一個人。」賈璉道：「他小兒子原會吃酒不成人麼？這樣，那裡　　給他老婆？且給他一頓棍，鎖起來，再問他老子娘。」林之孝笑道：「何必在這一時。那是我錯了，等他再生事，我們自然囘爺處治，如今且恕他。」賈璉不語。一時林之孝出去。

晚間，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来說媒。那彩霞之母，滿心縱不願意，見鳳姐自和他說，何等體面，便心不由己的滿口應了出去。鳳姐又問賈璉：「可說了没有？」賈璉因說：「我原要說的，打　　得他小兒子大不成人，故還不曾說。若果然不成人，且管教他兩日，再給他老婆不遲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們王家的人，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，何况奴才呢！我已經和他娘說了，他娘已經歡天喜地，難道又叫進他來，不要了不成？」賈璉道：「既你說了，又何必退？明日說給他老子，好生　　他就是了。」這裡說話，不提。

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，心中雖與賈　　有舊，尚未作准。今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，早聞得旺兒之子　　酒賭博，而且容顏醜陋，不能如意。自此，心中越發懊惱，惟恐旺兒仗勢作成，終身不遂，未免心中急躁。至晚間，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来找趙姨娘，問個端的。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好，巴不得與了賈　　，方有個膀臂，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。每每調唆賈　　去討，一則賈　　羞口難開，二則賈　　也不在意，不過是個丫頭，他去了，將來自然還有，遂遷延住不說，意思便丢開手。無奈趙姨娘又不捨，又見他妹子來問，是晚得空，便先求了賈政。賈政說道：「且忙什麼！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，再放人不遲。我已經看中了兩個丫頭，一個與寶玉，一個給　　兒。只是年紀　　小，又怕他們悞了念書，再等一二年再題。」趙姨娘還要說話，只　　外面一聲響，不知何物，大家吃了一驚。未知如何，下囘分解。